

語文問題評論集

曹伯韓著

東方書店出版

語文問題評論集

曹伯韓著

查

東方書店出版

語文問題評論集

開本：25 • 字數：126千 • 定價頁：200

著者：	曹	伯	韓
出版者：	東	方	書
	上	海	山
	東	中	路
	一	三	六
	號		
發行者：	通	聯	書
	上	海	九
	江	路	二
	九	五	號
印刷者：	協	興	印
	上	海	海
	寧	路	七
	八	八	號

1954年5月初版 第一次印(1-4000本)
每冊定價8000元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五九號

內 容 說 明

這是作者近年來在期刊上發表的有關討論語文問題文章的集刊。在這裏所談的問題大都是語文工作者還在爭論着的問題、一般知識分子的看法更是不一致的問題。作者的意圖是把這些問題向廣大羣衆提出，希望大家根據多方面的豐富資料來作嚴密的論證。

目 次

前記.....	1
新語文運動中的一些思想問題.....	3
~~~~~	
談談中國自創字母的漢語拼音方案.....	20
半拼音呢, 還是全拼音呢?.....	35
略談同音字問題.....	45
~~~~~	
關於漢字整理和簡化的各種意見.....	49
漢字簡化的道路.....	60
精簡漢字問題.....	63
漢字文章夾用拼音字舉例.....	81
注音字母譯音字的讀法.....	87
~~~~~	
關於文字改革的兩個問題的商榷.....	89
再談漸變突變和民族形式的問題.....	92
中國文字有沒有階級性.....	96
~~~~~	
對於新注音漢字的幾點建議.....	99
關於統一學術名詞的一點意見	104

化學名詞門外談	106
~~~~~	
寫文章必須去掉不必要的文言字眼 .....	119
寫文章應該注意語音的清楚 .....	121
~~~~~	
現階段漢語文法的學習問題	124
應當建立詞的觀念	127
字和詞的矛盾必須解決	129
對於漢語語法研究的幾點意見	133
~~~~~	
介紹祁建華的速成識字法 .....	156
普及拼音知識的好處 .....	160
用漢字當識字拐棍好不好 .....	162
~~~~~	
我們主張採用橫排的版式	165
常用漢字應該標準化	167
和王琴希先生談“新語文”	168
字音問題偶記	170
我對於縮寫字的看法	171
筆記二則	173
(一)詞儿連讀的一點啓示	173
(二)借尸還魂的“楷”字	173

前 記

本書收集的一些文稿，是筆者在 1950—1953 年之間在《中國語文》月刊及《光明日報》副刊《新語文》等刊物上發表過的。這幾年間發表的關於語文問題的一些零星意見，除很小一部分外，都集中在這裏了。我大致按照文章的性質分成幾組排列起來，有些太零碎的排在最後。在每一組中間，各篇內容有時候有些重複，但並不完全相同，相互參看，也許對於我的看法更容易明白些。談到的問題大都是語文工作者還在爭論着的問題，一般知識分子的看法更不一致。我這裏提出的只是一些簡單的意見，還沒有根據豐富的資料來作嚴密的論證。而且不正確的地方恐怕也不少。但我想拋磚引玉，得到大家的指教，所以輯成了這本冊子。各篇文章寫作的時間不同，有些用語和用字可能不一致；其中有幾篇是在 1953 年提出漢字文章夾用拼音成分的意見以後寫的，所以夾用了一些注音字母拼音字作為一種嘗試。其他在以前寫的，沒有這個形式，也就仍舊，不改用後來的新形式了。

伯韓於北京 1954. 1. 15.

新語文運動中的一些思想問題

毛主席說：“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衆。”我們把這兩句話綜合起來看，認為語文改革工作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改進書面上的語言，使這些語言能接近民衆，尤其要使記載這些語言的文字能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而成為適合大衆學習使用的好工具。因為書面上的語言，依靠着印刷條件，可以廣泛而長久地傳播，具有很大的影響；而在我們，書面上的語言和民衆口頭上的語言向來是有距離的，記載這種語言的文字又是非常複雜不容易學習的，不適合於現代物質條件的，特別是妨礙“語文一致”運動的進展的。

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開始產生的時候，就發生了語文改革運動。在文體上，充滿着新語彙並接收了外國語法的新式文言文，逐漸代替了桐城派古文的位置。在文字上，切音新字的方案不斷產生。五四運動以後，隨着新民主主義革命而產生了新文化運動。在語文方面，也就產生了獲得巨大成就的白話文運動（包括大衆語運動，寫話運動）以及成就較少的漢字注音及拼

* 本文原載《人民教育》1951年12月號。這次收入，曾作了一些修正和補充。

音化（國語羅馬字及拉丁化方案）運動。還有手頭字、簡體字和基本漢字的提倡。可是，直到現在，白話文還不能完全達到“言語接近民衆”的理想，而文字改革呢，可以說還沒有開始。所以毛主席提出的問題是中國近代早已產生而至今沒有解決的問題，我們語文工作者的任務就是要在新中國新的文化高潮到來的前夜，加緊設法來解決這些問題，爲新的文化高潮準備新的工具。

語言的實質，如斯大林同志所說，是它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就書面語而言，還有它的書寫方式——文字。自從《人民日報》號召注意文法，發表《語法、修辭講話》以來，一般人對於書面語的文法構造已經在加以重視，學習。這是因爲在目前通用的文字裏面常常發生文法上的混亂，思想表達不清楚，因而妨害了實際工作。詞彙問題也已經有一小部分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那就是對濫用簡稱的鬥爭。比方簡稱“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爲“抗保”，“生產救災”爲“生救”……這樣無限制的簡稱，已經被認爲文字缺點之一。還有報紙上向來流行的地名簡稱如“渝”“蓉”“穗”“閩”之類，也已經被認爲不妥。這也是增進我們語言明晰性的一種運動，是值得贊揚的。就文字說，目前似乎有一個迫切的要求，就是對簡體字的釐定。因爲書寫必須快捷，才能應付各種繁雜緊張的工作，這就在客觀上有了簡體字的需要，所以近年來不斷產生新的簡體字。可是簡體字有許多奇形怪狀，如“芹”（共產黨）、“問”（問題）、“阪”（階級）之類，完全破壞了漢字一字一音的規律，破壞了它代表音節的作用，新添了許多不容易記認的符號，往往甲地所造，乙地不能認識，這又造成了實際工作上的困難。在這種矛盾情況之下，思想保守的人主張禁止使用簡體字，

但羣衆喜歡使用並創造簡體字，解決的辦法似乎只有選擇那些不破壞方塊漢字表音作用的簡體字爲正式文字，代替原來的繁體字。這樣既可以把簡體字的發展納入正軌，又可以減少一部分初學文字時的困難——要兼學簡繁兩體的困難。

以上是目目前新語文運動中幾種顯著的事實，可並不屬於新語文運動的主流。它的主流在於有根本改革意義的拼音文字運動。拼音文字現在還在伏流狀態中，可是它是一步步向前發展的，到了一定時期會要蓬勃地生長，迅速地成爲全中國勞動人民愛好的語言書寫方式；它的成功，可以幫助白話文運動及近年產生的寫話運動達到理想的目標，可以幫助廣大人民很順利地迎接新的文化高潮。人們關於拼音文字的意見很不一致，我想特別就這方面多說幾句話。

二

有些人認爲漢語是單音節語，同音異義的字太多，用拼音字來寫是行不通的。這是用對於方塊字的經驗來衡量拼音字，以爲每個單音節的方塊字真的代表了我們語言的單位，而漢語拼音字也一定要是單音節的。其實漢語在過去就不完全是單音節語，像“寂寞”“淅瀝”“窈窕”“倥傯”“髣髴”“徘徊”“猶豫”之類的多音節語，爲數很不少，還有由單音節語重疊而成的多音節語像“顛覆”“擾亂”“言語”“聲音”“柔順”“剛健”之類，也產生得很早，物名中如“蜻蜓”“蝙蝠”“鴛鴦”“鳳凰”“梧桐”“楊柳”等多音節語也是很多的。現代新產生的語彙更是充滿了多音節語。其中一大部分是由單音節語組合而成的，一小部分是整個的多音節語，

還有口語中加詞頭詞尾的多音節語如“阿哥”“老伯”“馬兒”“釘子”之類。總而言之，多音節語在現代語中已經佔了優勢。方塊字把這些多音節語割裂為許多單音節字，或者刪削為單音節語，造成了一些人對於語言單位的錯誤認識——這種認識是感性的。清末創造切音新字諸家的認識也沒有超過這個階段。直到五四運動以後，由於外國語知識的普及，人們把中外語文比較研究，奠定了文法上以詞為單位的基本觀念，特別是由於白話文運動的實踐，看出了新文體和舊文字的矛盾——例如口語中“桌子”“椅子”“知道”用方塊字寫，“桌”“椅”“知”已夠清楚，用不着再加“子”字，“道”字，但從語音上看，加“子”字“道”字就清楚些。寫文章的人不願意寫多餘的字，所以常常把口語詞彙中次要的音節刪掉了。這是方塊字成為白話文進一步發展的鍊鏹的原因——感到白話文只有在拼音文字的基礎上才能夠繼續發展，這時候才意識到未來的漢文應該是包含許多多音節字的。於是在“國語羅馬字”的方案中就確定了“詞類連書”（詞素連寫，詞間分寫）的原則。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否認在普通口語中常用一些單音詞的事實。這些詞在語、句中是聽得懂的，所以寫在紙上的拼音字也能讓人家設懂。在“國語羅馬字”方案裏，用了分別聲調的拼法來分別這些詞。到了“拉丁化”方案裏面，連分別聲調的拼法也不用，只個別少數字用了特別的形式，字形更簡單易學，而這些詞兒在文章中意思還是很明白（把這些詞兒單獨寫出來，是需要加上聲調符號的）。我們還可以看看越南新文字。越南語也是單音詞比較多的，它已經使用拉丁化拼音字，而且這種文字成

爲越南民主共和國迅速掃除文盲的工具。越南新文字因爲受了漢文方塊字的影響，詞素不連寫，所以不得不依靠聲調符號，近來有人仿效中國新文字連寫的方式，聲調符號也一般地可以不用。這就是說，人們在實踐中已經證明了單音節語也可以用拼音字來書寫。而且證明了這樣的文字具有它應有的明晰性。

當然我們並不能說漢語拼音文字已經毫無缺點，事實上它還在幼稚階段，還沒有成熟。它一方面要承繼方塊字的遺產（許多書面上的語彙），另方面又得解決方塊字所造成的同音混淆的問題。例如“師資問題”常誤聽爲“識字問題”，這是由方塊字造成的語言混淆的現象，在拼音字裏是必須而且可能糾正的（如將“師資問題”改爲“教員供應問題”，就清楚了）。我們相信，漢語拼音文字是有了發展基礎的新生的東西，在實際運動中必然能夠克服它的缺點而一天天壯大起來。

三

有些人把毛主席所說的“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以及“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都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的話應用到文字改革方面，認爲新的中國文字也得保持形聲結構和方塊形式，認爲這就是民族形式，採用這種形式就是尊重自己的歷史，不割斷歷史。我覺得這種看法是把毛澤東思想當做教條，違背了它的“實事求是”的精神。

我現在把他們創造的新漢字舉出幾個例子來看看：

（一）新形聲方塊字之一： 汧（海） 玆（孩） 吟（笑）

附(鄉)

(二) 新形聲方塊字之二：撓戟(抗戰) 硤殷(研究)
喟類(問題) 撓剗(特別) 肝狀(葫蘆)

(三) 拼音方塊字之一：𠂔(好) 𠂔(樣) 𠂔(亂)

(四) 拼音方塊字之二：𠂔(卡爾) 𠂔(克里米亞)

這些所謂革新了的民族形式比較舊形式有多少進步的地方呢？

第三、四種還比較好一點，因為是純粹拼音的，但是它受了方塊形的束縛，把字母擠在一起，大小不等，長短不一，疏密不同，既欠美觀，也難書寫，排字打字等也不方便。不錯，朝鮮拼音字也是方塊形式的，可是朝鮮的語文工作者正在要解放他們的字母，一個一個的向右寫，我們為什麼還要去仿效它呢？第一、二種都保留了形聲字的意符，第二種意符時而在左邊，時而在右邊，很難辨別；第一種比較好一點，意符固定在左邊。第二種的音符用雙拼制，每個字的音符不超過兩個，位置比較好安排；第一種分析音素比較細密，和拉丁化拼音差不多，有時要用四個字母，再加上意符，便成了一大堆，比舊漢字中筆畫多的字還要難寫。這些文字改革家沒有注意到舊漢字音符的特性，這種音符只是一個圓圖的音節符號，沒有分出聲母、韻母來，所以自成一一個單位。現在既然分析聲韻，另定字母，事實已經變了，思想就應該跟着變，要敢於改用字母做單位來書寫。

再說拼音字還帶上不發聲的意符（還有些人用拉丁字母拼音，也加上一些不發音的字母當意符），這在表面上是看重我們文字的歷史，實際上是看不起我們的語言。他們說，中國語言，語音的單位不多，所以有很多同音字；在日常語言裏，除專門名

詞外，普通因為有一定的時間性，和一定的環境，彼此互相了解，所以不容易感覺到混淆；等到寫了出來，給完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的人去閱讀，只看見一些音符是不會懂得的。這是多麼大大地否定我們民族語言的明晰性！如果說我們的語言沒有意符的幫助就不能使完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的人懂得，這不是等於說我們民族的語言是低級語言麼？事實上，在大學講壇上，任何高深學術都能用我們的語言來講授。語言，凡是能說話的人所用的語言都是由聲音構成的，聲音就是意符，聲音以外沒有別的意符。在文字裏面，我們如果能用拼音字母寫出語言的聲音來，這些字母的集合體就是意符，另外的意符是不必要的。

在拼音字，一般地說，字形、字音和字義是三位一體的，所以拼音字是能夠密切表示語言的科學的文字。象形字，半象形字多多少少都企圖不經過語音的媒介而直接寫出事物的意義，這就會造成文字和語言不一致的結果。我們過去文言文和口語完全分兩條路發展，不能不歸咎於半象形的漢字。今天我們的白話文還不能徹底口語化，也不能不歸咎於它。如果還有人藉口民族形式而要保留這種半象形字中的意符，那他就是否認“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這一個真理，因為他不相信由語音組成的語言可以完全表達思想。斯大林告訴了我們：“只有唯心主義者才能談到與語言的‘自然物質’不相聯系的思惟，才能談到沒有語言的思惟。”假如我們不是唯心主義者，我們語言的書寫形式就應該不用與語音不相聯系的意符，因為語音是文字的物質基礎。

語言文字是文化的民族形式之一，這是對的；但這個形式的實質，不是文字的筆畫或字母，而是文字所代表的聲音和意義，

是語言。不過實質對形式也能給予一定的影響。英、法、德、意、波蘭、捷克……等國的文字，都用拉丁字母書寫，但由於語言不同，寫出來就成為英文、法文……等各種不同的文字，每種文字都有它的民族形式。不用說各國文字的語彙和文法各不相同，就是字母的音值也是不大相同的，比方英文的 j 音像“知”，德文的 j 像“衣”；英文的 r 是舌尖音，法文的 r 是舌根音，等等。同時德文在字母上加了一些符號，英文就不加。我們用拉丁字母拼漢話，字母的用法又和其他各國有些不同。這是由我們語言的音素來決定的。這也就是民族形式。爲了我們的方便，我們還可以把拉丁字母的用法作進一步的中國化，比方把 zh ch sh rh ng 等字母縮短成爲單一的字母，使音節簡明，就更經濟而便於學習。假使我們決定採用拉丁字母來拼漢話，首先要使拉丁字母民族化，至於使中國字的書寫方式國際化，倒是次要的。

四

關於不割斷歷史的問題，我們還得聯想到斯大林的語言學理論來說。斯大林指出語言不是社會的上層建築，不能跟着社會形式的變革而變化；語言有質的變化，但質變的過程不是爆發的，而是逐漸過渡的；語言沒有階級性，是全民的，但是可能受到階級的影響。這些原則曾經被我國某些人誤解，他們認為語言文字都只能有漸變或量的變化，不能有突變或質的變化，因此就反對文字改革。其實這些原則體現在書面語或語言的書寫方式或字母上面，正足以指明在某種場合下改革的必要性，不過文字和語言有些不同，它的改革的過程不一定不是爆發的。有些文

化落後的民族，文字被宗教頭目獨占，一般人民對文字不發生關係。歐洲有許多國家，在中世紀使用拉丁古文，中國過去使用文言文，這些文字都是離開口頭語很遠的，只便於僧侶貴族等有閒階級，不易於為一般勞動人民所掌握。中國的方塊字很不容易記認書寫，也是不便於勞動人民的，但對於有閒階級却能成為一種消閒的藝術品，在士大夫羣中造出許多書法專家來。過去封建統治階級憑着政治上、經濟上的地位，又利用文言文和方塊字的繁難，獨占了文化工具，來實行愚民政策，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人民進行革命，雖然不得不用同樣的文字來宣傳，革命勝利以後，雖然不得不暫時繼續使用這種文字，在歷史的專門研究上還不得不永遠使用它，但是這種文字不適合於勞動人民日常使用和發展現代文化的特性還是存在的，是應該加以改變的。有人用“愛護祖國語文”的理由來反對文字改革，把文字和語言等同看待，那是思想混亂。在歷史上，我們已經看到近代歐洲的一些民族推翻拉丁古文的統治地位，而建立和自己口語一致的文字；我國五四運動以後推翻文言文的統治地位，而建立和口語相當接近的白話文體。我們還看到許多人為地改變文字的例子，如土耳其文、德文改用拉丁字母拼寫，蘇聯有些小民族及蒙古的新文字，先用拉丁字母，後來又用俄文字母；朝鮮諺文去掉了漢字；西康彝族建立拉丁化的文字。這些事實說明了文字可以用人為的方法加以改變。而這種改變是適合人民需要的。所以列寧說：“拉丁化是東方的偉大革命。”上面所說的這些變化，有些過程是爆發的（如土耳其），有些是逐漸過渡的（如朝鮮），其結果都是一種完全和舊的不同的徹底的改變，就是書寫體系上